



第十章 三言二拍与明代的短篇小说

主讲：杨志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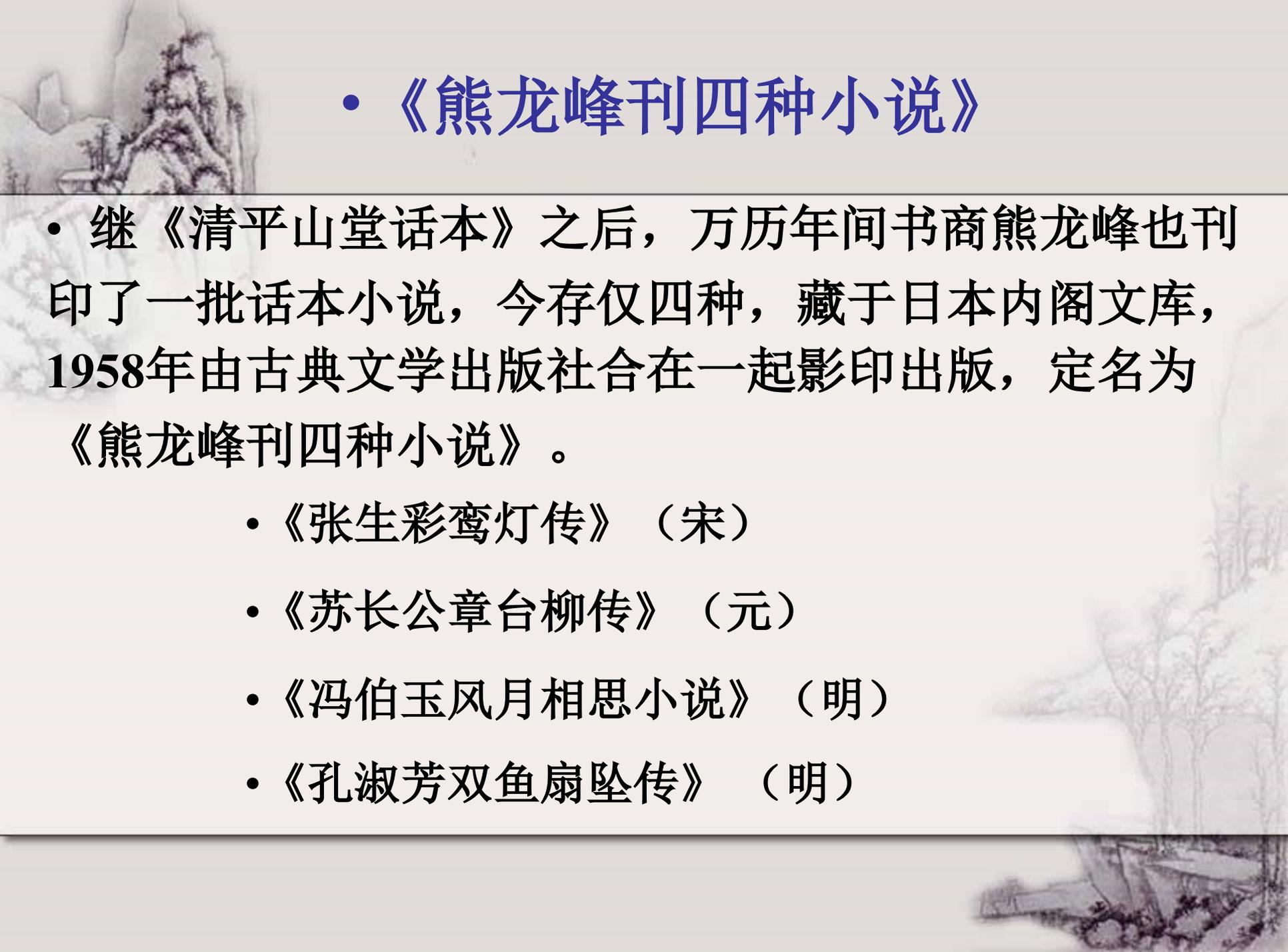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 1.胡士莹 《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
- 2.陈汝衡 《说书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 3.谭正璧编 《“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4.孙楷第 《小说旁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第一节、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

- 嘉靖年间，晁璠（cháo li）《宝文堂书目》，著录了几十种单刊话本。
- 现知最早的话本小说总集是嘉靖年间洪楸（pián）编的《清平山堂话本》。原书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每集分上下二卷，每卷收话本5篇，总计60篇，故又称《六十家小说》。今仅残存29篇。一般学者认为它们基本保存了宋元明以来的一些话本小说的原貌。



• 《熊龙峰刊四种小说》

• 继《清平山堂话本》之后，万历年间书商熊龙峰也刊印了一批话本小说，今存仅四种，藏于日本内阁文库，1958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在一起影印出版，定名为《熊龙峰刊四种小说》。

- 《张生彩鸾灯传》（宋）
- 《苏长公章台柳传》（元）
- 《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明）
- 《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明）

《京本通俗小说》

- 另有《京本通俗小说》一书，含小说九种，1915年由当时著名藏书家缪荃荪刊行（实刊7种），据称是在沪上“亲串妆奁中”发现的，“的是元人写本”。今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伪书。
 - 鲁迅、胡适相信缪氏所说。
 - 郑振铎、孙楷第、李家瑞、胡士莹等不信是“影元人写本”，但认为它不是伪书，而是明人所编。
 - 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马幼垣、马泰来兄弟认为它是由缪氏伪造的。

其他拟话本小说集

- 《**型世言**》十卷四十回，署“钱塘陆人龙”或作“钱塘陆君翼”
- 《**西湖二集**》三十四卷，题“武林济川子清源甫纂”，约刊行于崇祯年间
- 《**石点头**》十四卷，题“天然痴叟著，墨憨主人评”
- 《**欢喜冤家**》正集十二回续集十二回
- 《**鼓掌绝尘**》分风、花、雪、月四集，每集十回，共四十回。署“古吴金木散人编”或“古吴金木散人撰”
- 《**今古奇观**》四十卷四十篇，姑苏抱瓮老人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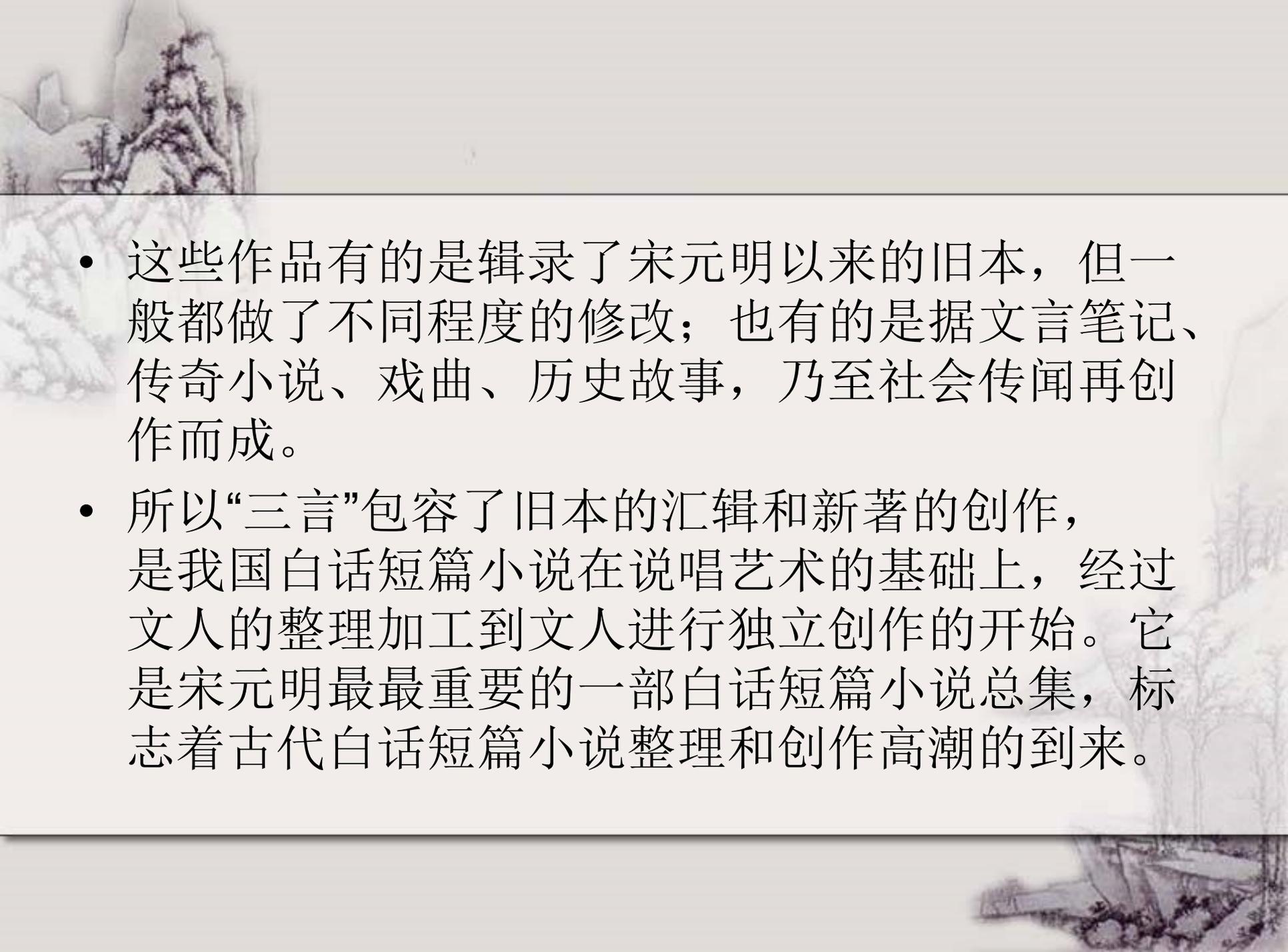
冯梦龙与“三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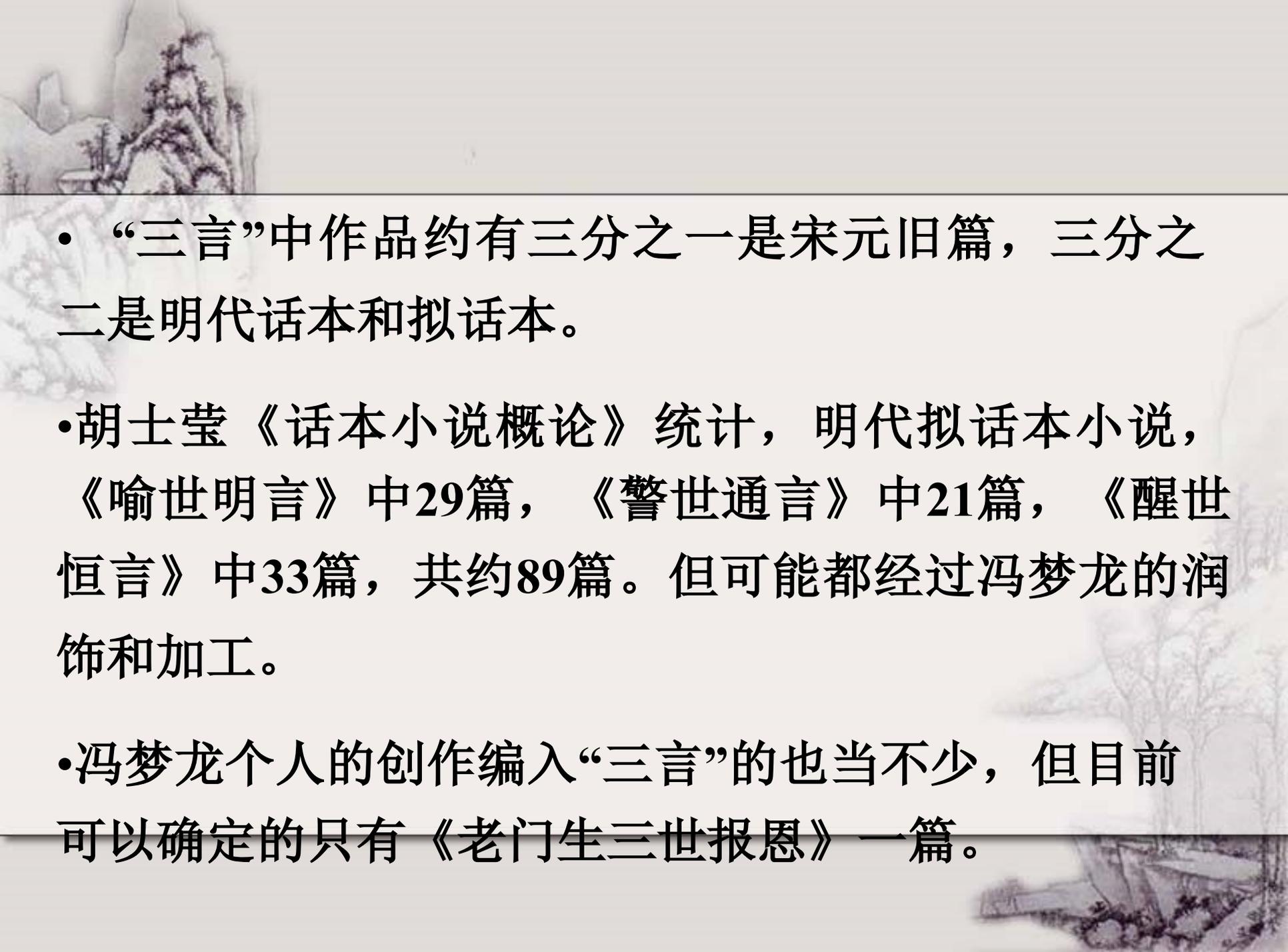
- 冯梦龙（1574—1646），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接受儒学的熏陶，但又生长在商业经济十分活跃的苏州，年轻时常出入青楼酒馆，熟悉市民生活。
- 他“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但一生功名蹭蹬，至崇祯三年57岁才选为贡生，61岁时任福建寿宁知县。4年离任归隐。

•“三言”:

- 《喻世明言》（《古今小说》），天启元年（1621）前后刊刻
- 《警世通言》，天启四年（1624）刊刻
- 《醒世恒言》，天启七年（1627）刊刻

• 共计120篇，150万言

- 
- 这些作品有的是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但一般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也有的是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
 - 所以“三言”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著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它是宋元明最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总集，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 “三言”中作品约有三分之一是宋元旧篇，三分之二是明代话本和拟话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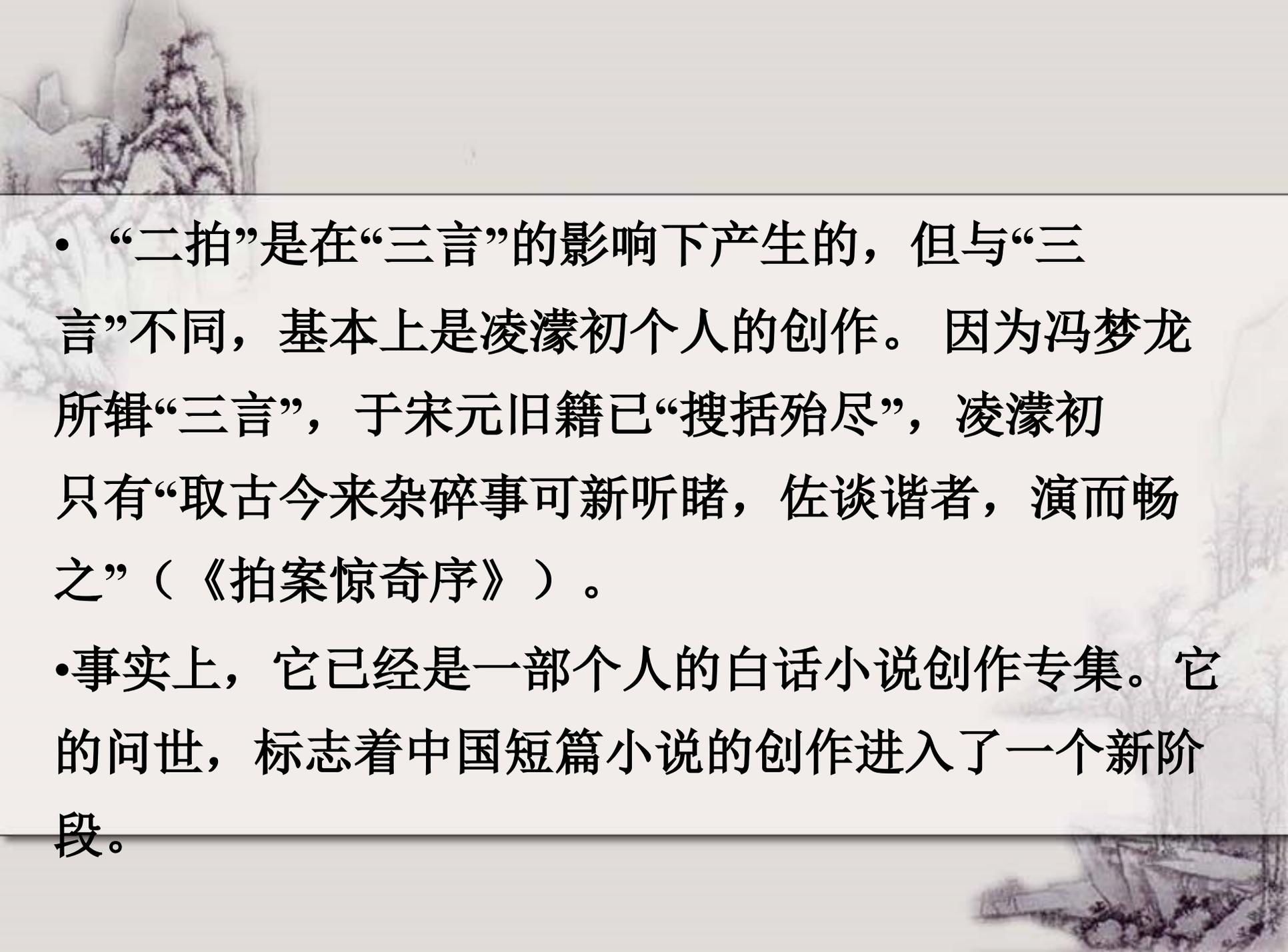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统计，明代拟话本小说，《喻世明言》中29篇，《警世通言》中21篇，《醒世恒言》中33篇，共约89篇。但可能都经过冯梦龙的润饰和加工。

•冯梦龙个人的创作编入“三言”的也当不少，但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有《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

凌濛初与“二拍”

•凌濛初（1580—1644）

- 《初刻拍案惊奇》，四十卷。
- 《二刻拍案惊奇》，崇祯五年（1632）刊行，四十卷，但第二十三卷“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第二十三卷重复，第四十卷“宋公明闹元宵”系杂剧作品，因此“二拍”实有拟话本78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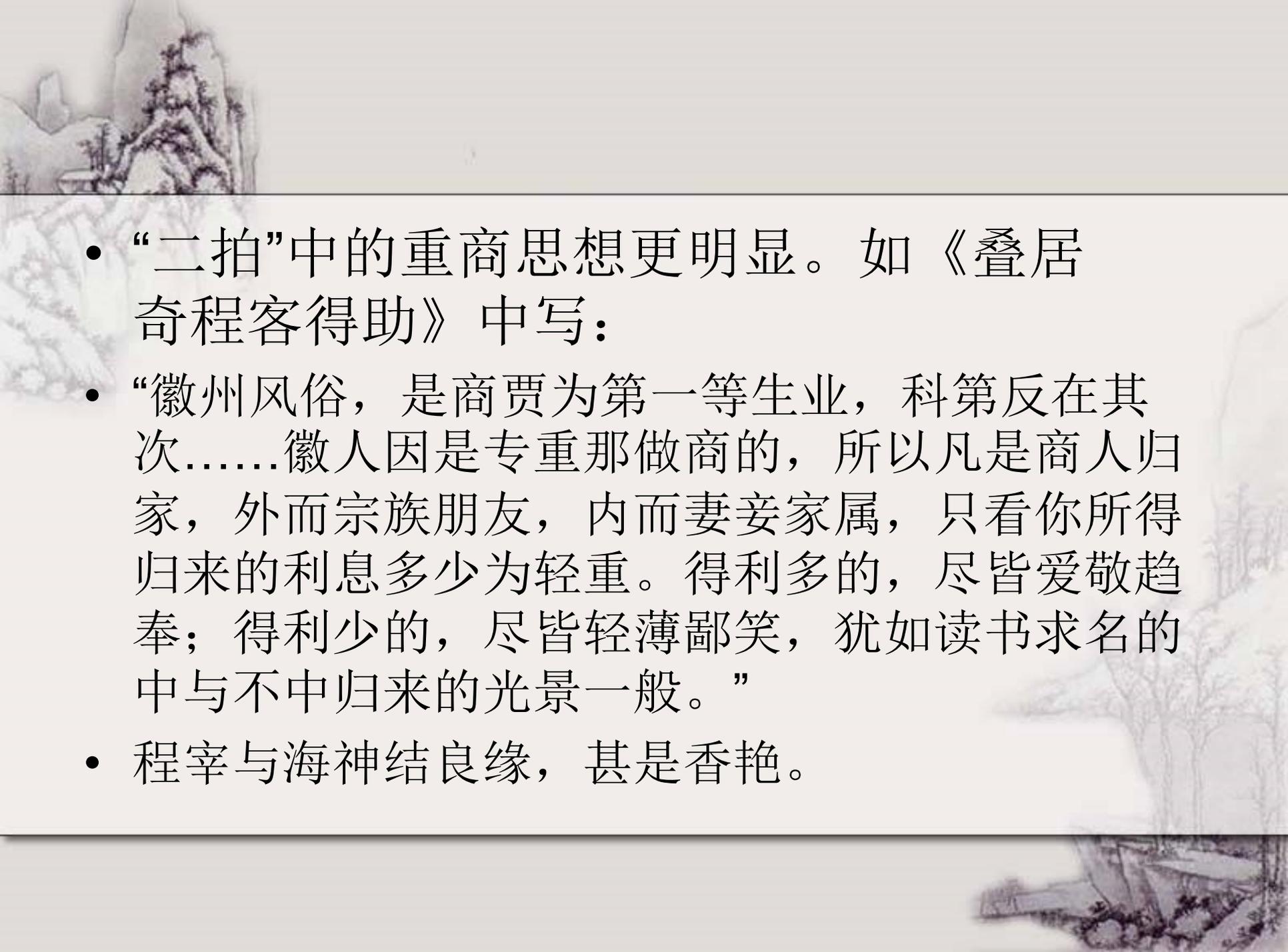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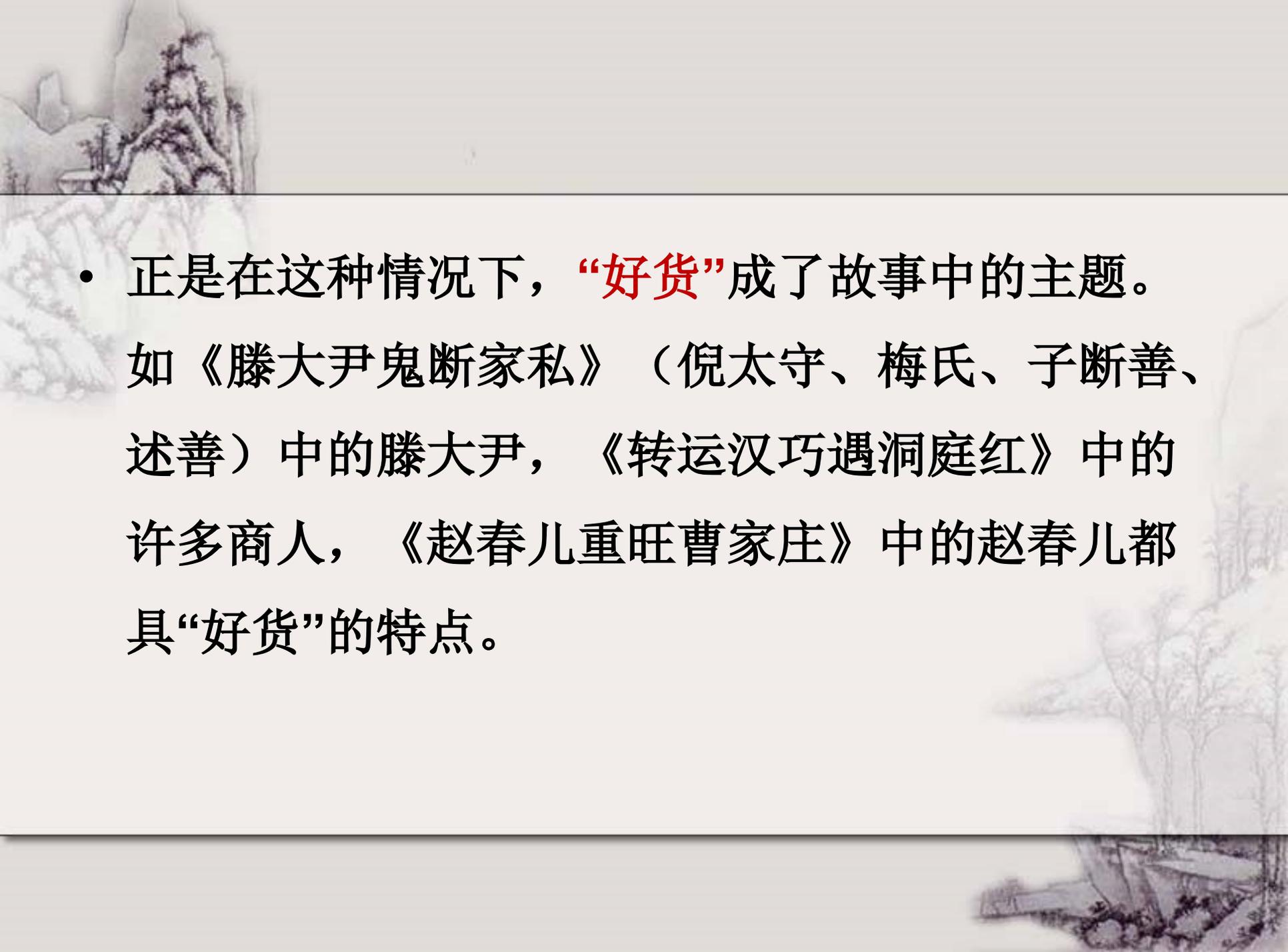
• “二拍”是在“三言”的影响下产生的，但与“三言”不同，基本上是凌濛初个人的创作。因为冯梦龙所辑“三言”，于宋元旧籍已“搜括殆尽”，凌濛初只有“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拍案惊奇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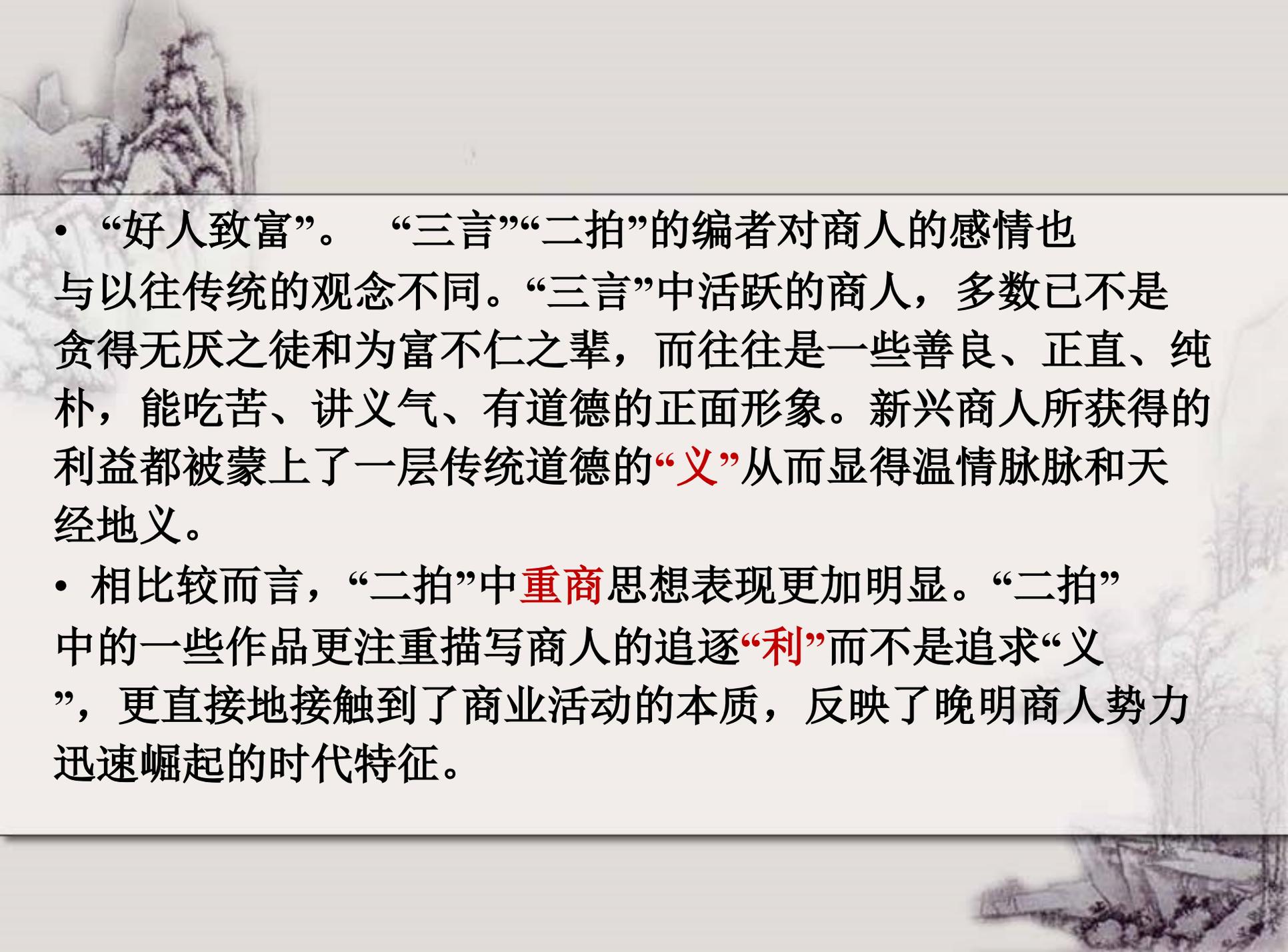
•事实上，它已经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节、市民社会的风情画

- 商人取代读书仕子，成为时代的宠儿
-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品官，二品客”，客商凭着金钱的力量，已在百姓的心目中建立起仅次于官员的地位。
- 《杨八老越国奇逢》：“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决定改行经商，其妻也不以科举为唯一出路，劝丈夫不必迟疑，后虽经千难万苦，终也安享荣华。

- 
- “二拍”中的重商思想更明显。如《叠居奇程客得助》中写：
 - “徽州风俗，是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其次……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轻重。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
 - 程宰与海神结良缘，甚是香艳。

- 
-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好货**”成了故事中的主题。
如《滕大尹鬼断家私》（倪太守、梅氏、子断善、述善）中的滕大尹，《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的许多商人，《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的赵春儿都具“好货”的特点。



• “好人致富”。“三言”“二拍”的编者对商人的感情也与以往传统的观念不同。“三言”中活跃的商人，多数已不是贪得无厌之徒和为富不仁之辈，而往往是一些善良、正直、纯朴，能吃苦、讲义气、有道德的正面形象。新兴商人所获得的利益都被蒙上了一层传统道德的“义”从而显得温情脉脉和天经地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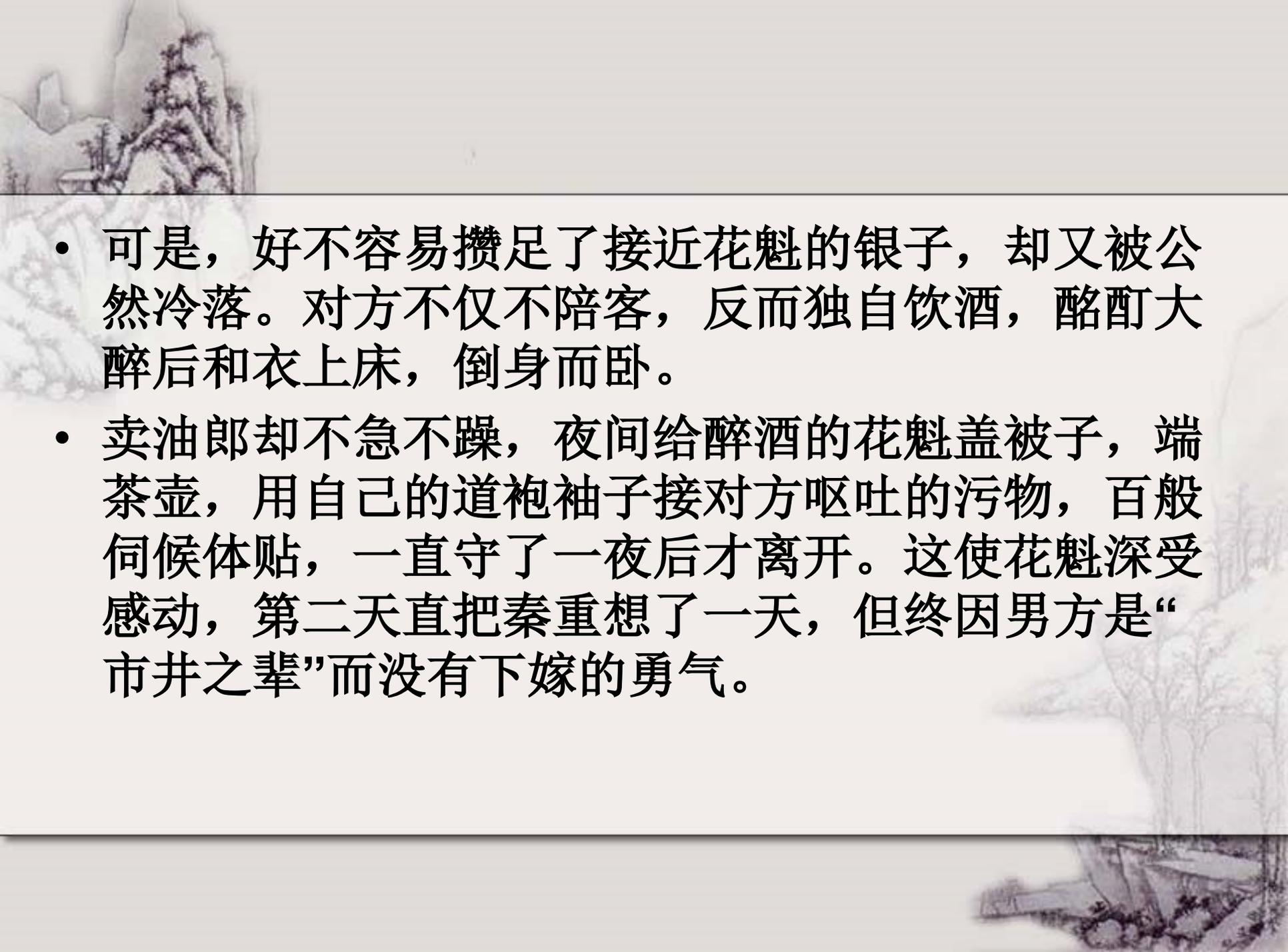
• 相比较而言，“二拍”中**重商**思想表现更加明显。“二拍”中的一些作品更注重描写商人的追逐“利”而不是追求“义”，更直接地接触到了商业活动的本质，反映了晚明商人势力迅速崛起的时代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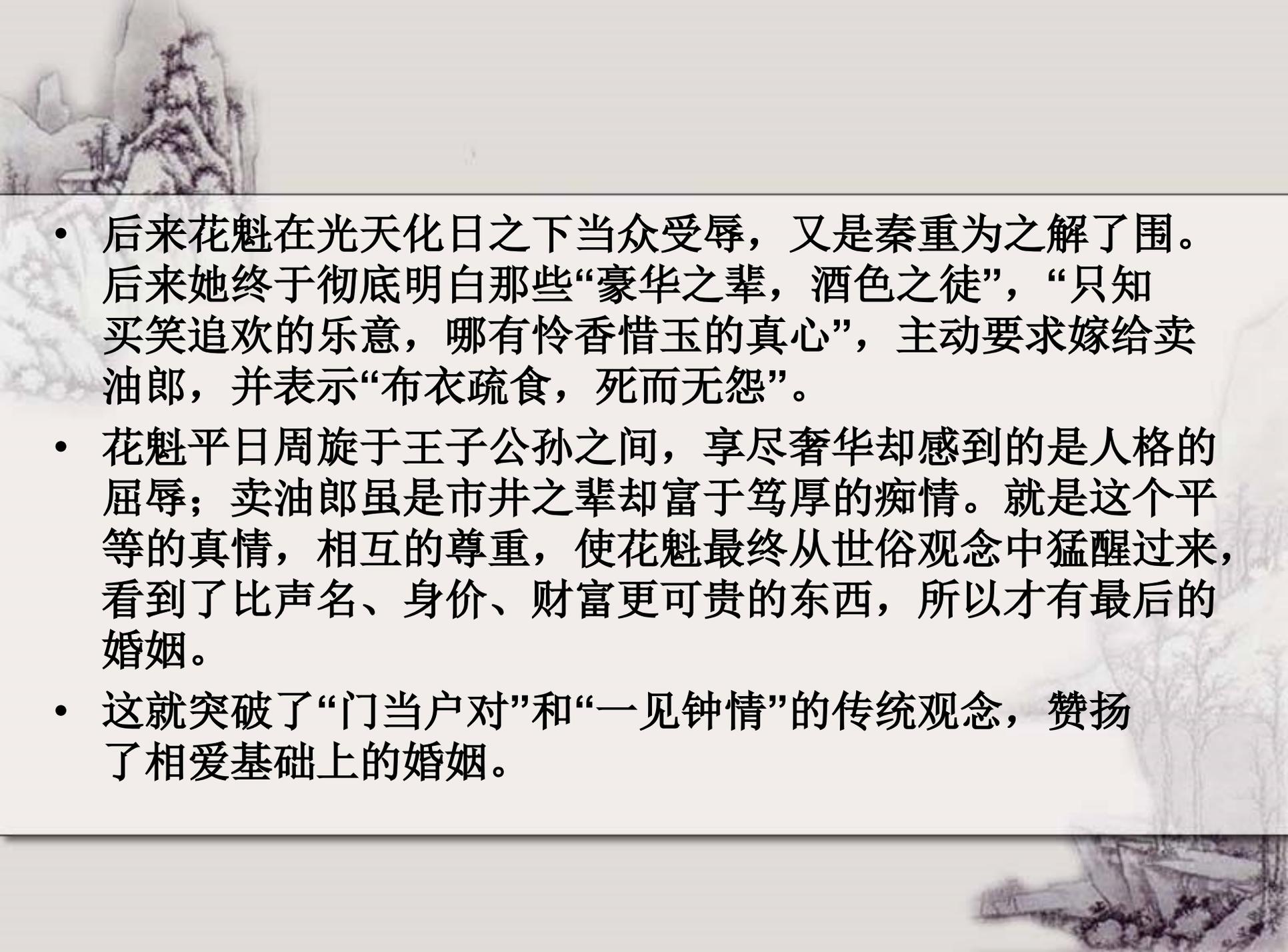
一、歌颂婚恋自主，张扬男女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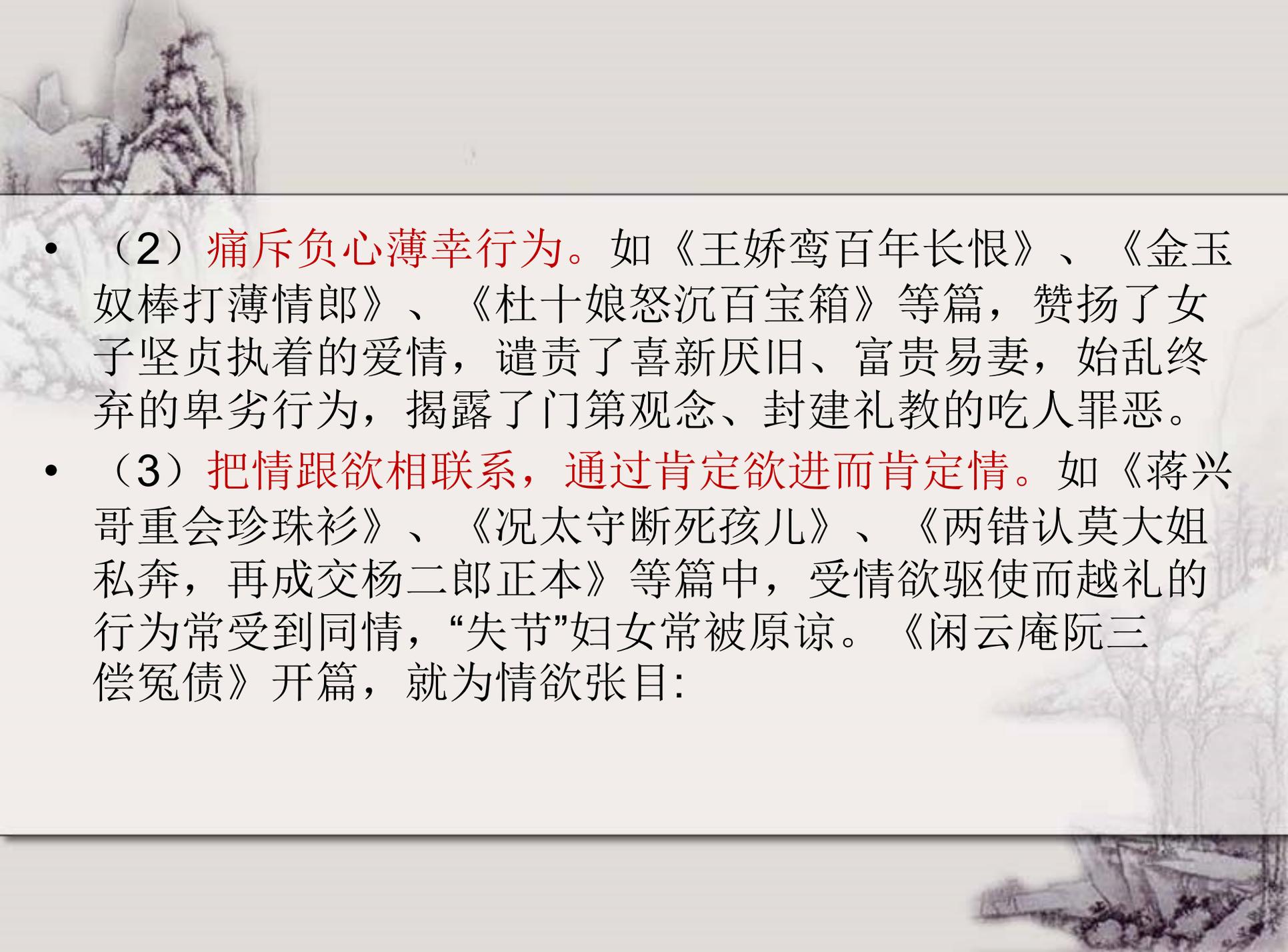
• (1) 一般地歌颂男女情爱。如《卖油郎独占花魁》、《玉堂春落难逢夫》、《错调情贾母詈儿女，误告状孙郎得妻》、《闲云庵阮三偿冤债》等作品歌颂了**排除金钱、门第、等级观念**，追求彼此**知心如意，相互尊重**的理想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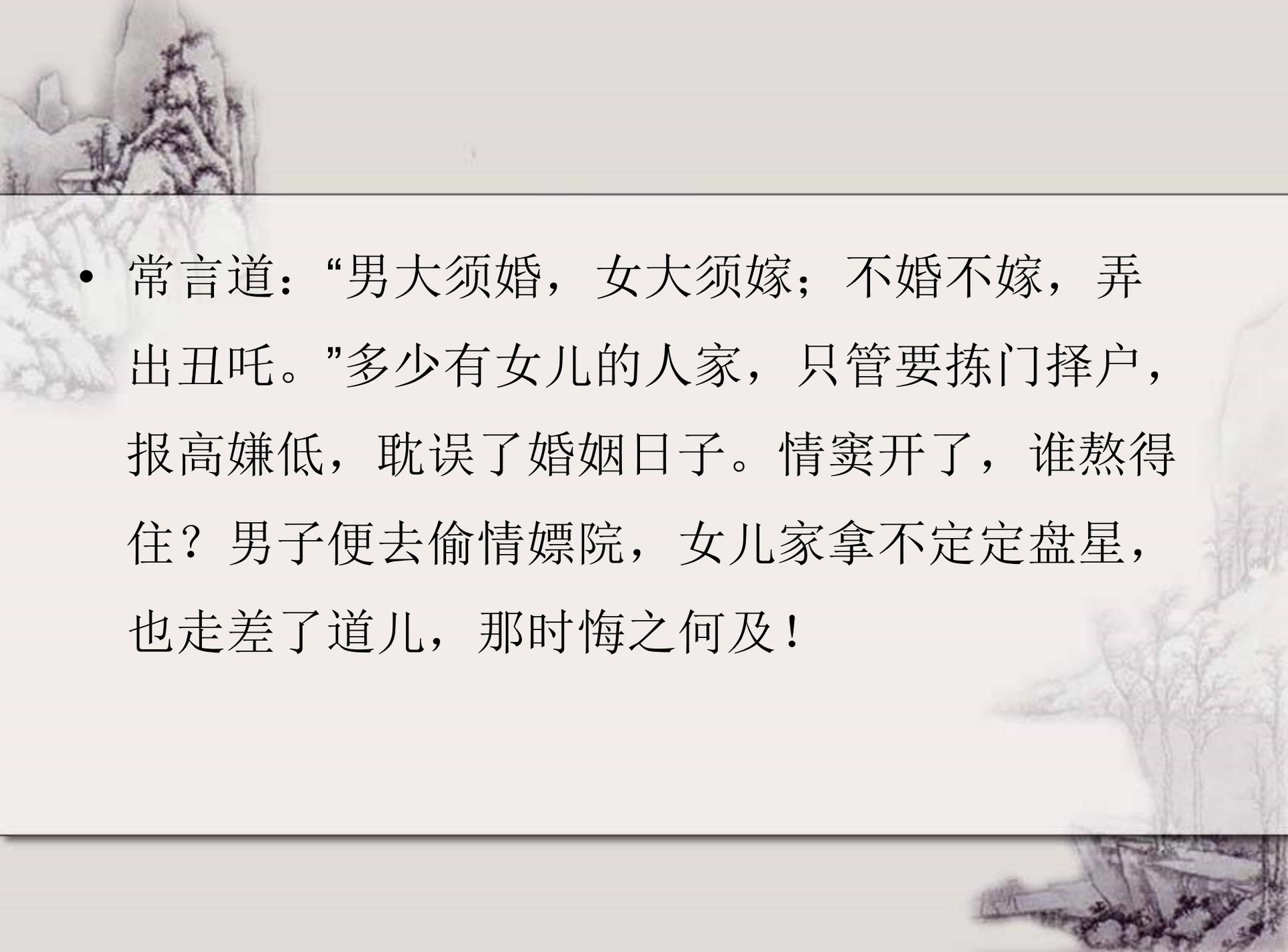
《卖油郎独占花魁》写的是一个挑担卖油的小贩秦重和一个名满临安的妓女莘瑶琴相爱的故事。秦重作为一个无钱无势、无才无貌、走街串巷的卖油郎，论身价、论财富，他都绝对不能与花魁娘子相比，可他又为什么独占了花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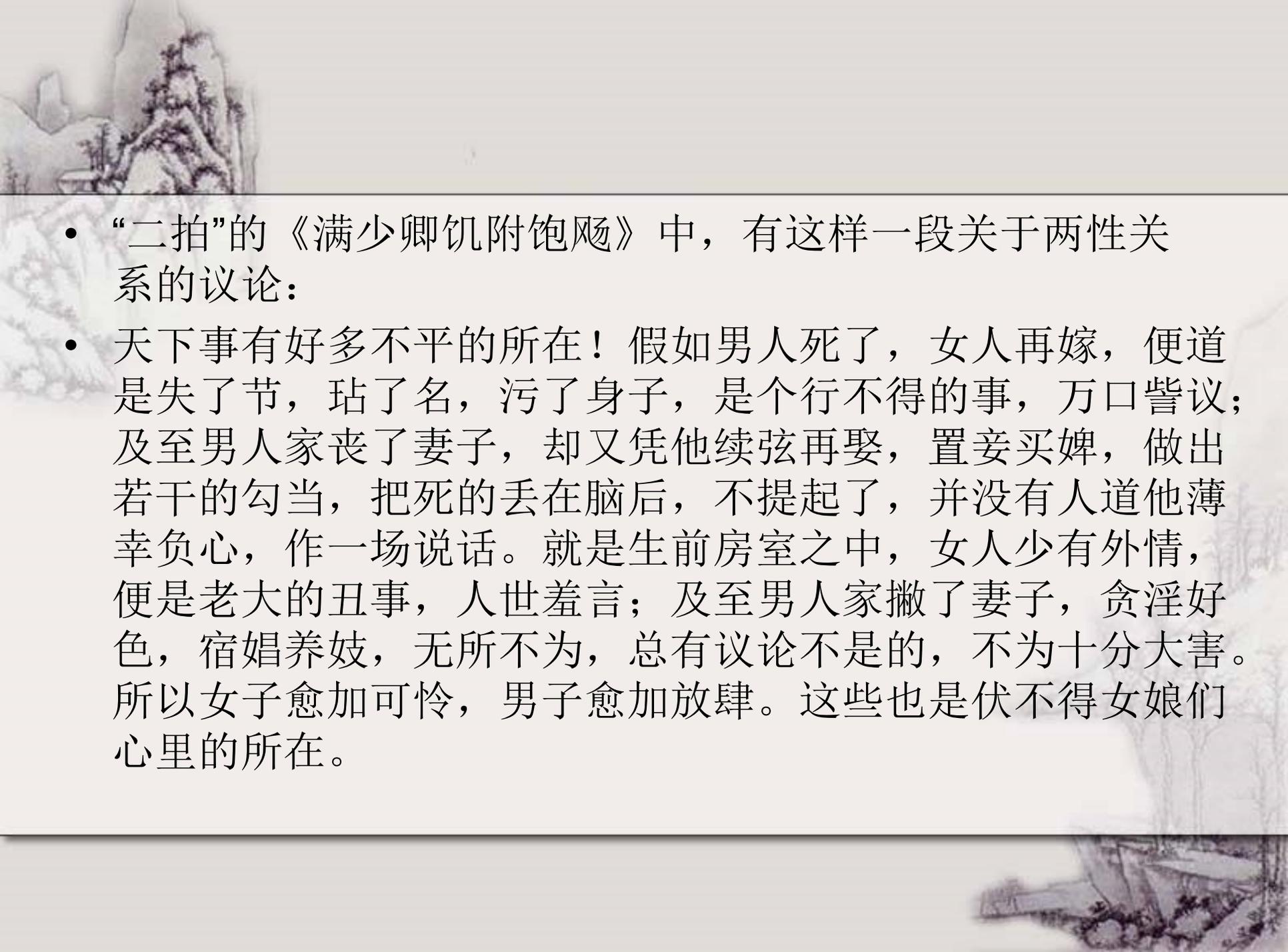
小说中主要强调了“情”的力量。当初卖油郎挑担经过妓院门口，为花魁娘子的身姿体态深深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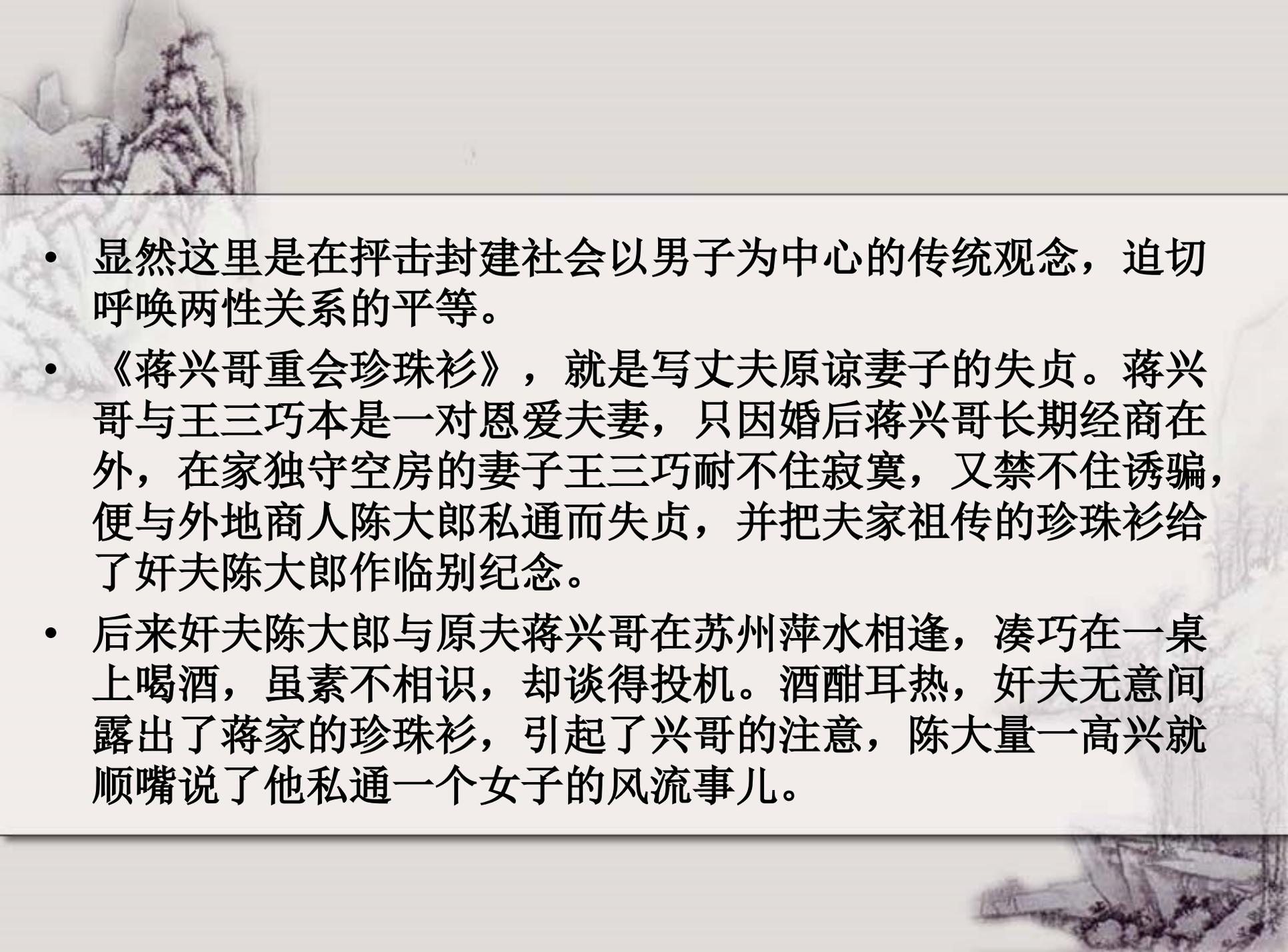
- 
- 可是，好不容易攒足了接近花魁的银子，却又被公然冷落。对方不仅不陪客，反而独自饮酒，酩酊大醉后和衣上床，倒身而卧。
 - 卖油郎却不急不躁，夜间给醉酒的花魁盖被子，端茶壶，用自己的道袍袖子接对方呕吐的污物，百般伺候体贴，一直守了一夜后才离开。这使花魁深受感动，第二天直把秦重想了一天，但终因男方是“市井之辈”而没有下嫁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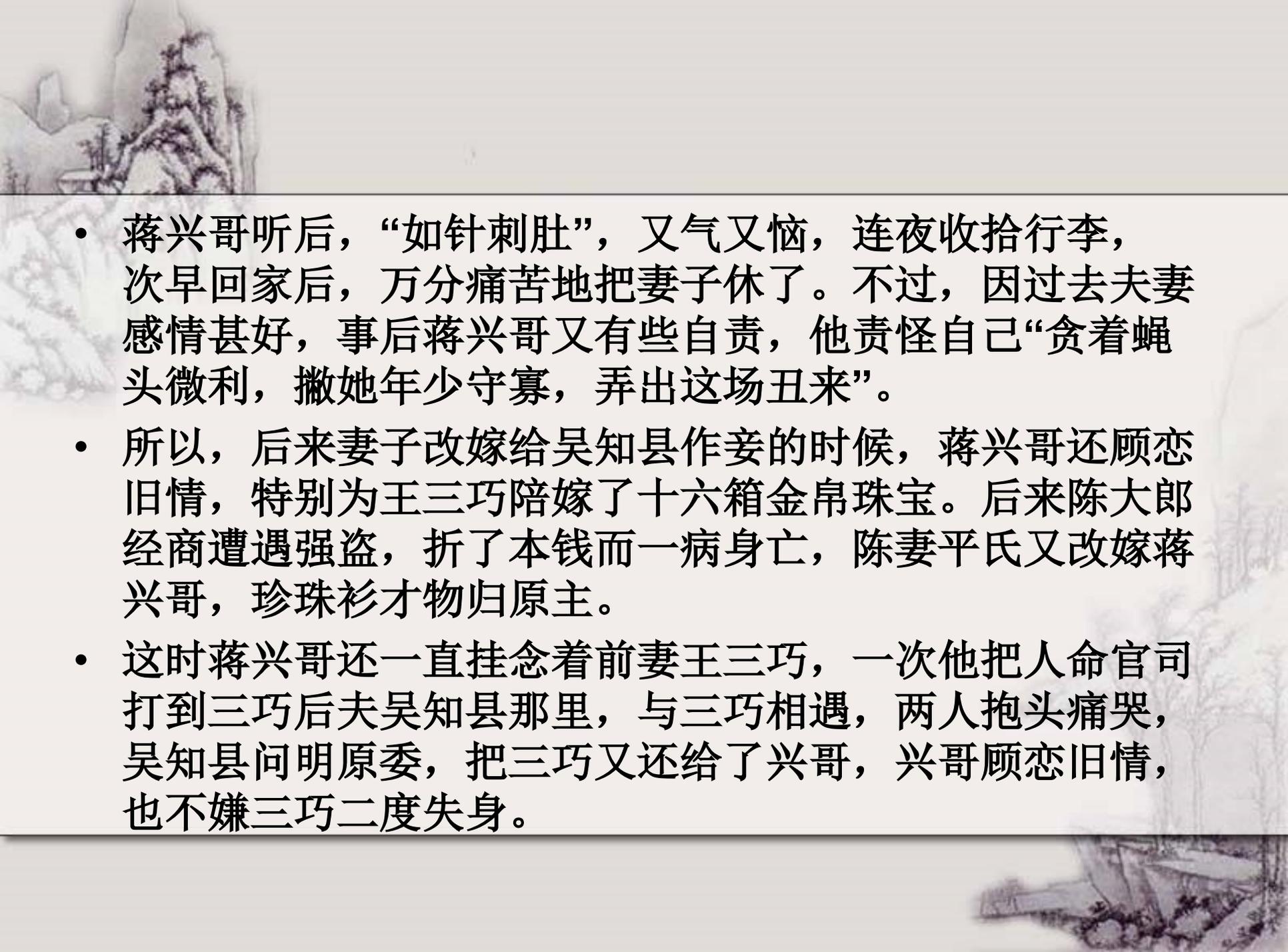
- 
- 后来花魁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受辱，又是秦重为之解了围。后来她终于彻底明白那些“豪华之辈，酒色之徒”，“只知买笑追欢的乐意，哪有怜香惜玉的真心”，主动要求嫁给卖油郎，并表示“布衣疏食，死而无怨”。
 - 花魁平日周旋于王子公孙之间，享尽奢华却感到的是人格的屈辱；卖油郎虽是市井之辈却富于笃厚的痴情。就是这个平等的真情，相互的尊重，使花魁最终从世俗观念中猛醒过来，看到了比声名、身价、财富更可贵的东西，所以才有最后的婚姻。
 - 这就突破了“门当户对”和“一见钟情”的传统观念，赞扬了相爱基础上的婚姻。

- 
- **(2) 痛斥负心薄幸行为。**如《王娇鸾百年长恨》、《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篇，赞扬了女子坚贞执着的爱情，谴责了喜新厌旧、富贵易妻，始乱终弃的卑劣行为，揭露了门第观念、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
 - **(3) 把情跟欲相联系，通过肯定欲进而肯定情。**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况太守断死孩儿》、《两错认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杨二郎正本》等篇中，受情欲驱使而越礼的行为常受到同情，“失节”妇女常被原谅。《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开篇，就为情欲张目：

- 
- 常言道：“男大须婚，女大须嫁；不婚不嫁，弄出丑吒。”多少有女儿的人家，只管要拣门择户，报高嫌低，耽误了婚姻日子。情窦开了，谁熬得住？男子便去偷情嫖院，女儿家拿不定定盘星，也走差了道儿，那时悔之何及！

- 
- “二拍”的《满少卿饥附饱颺》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两性关系的议论：
 - 天下事有好多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作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 
- 显然这里是在抨击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迫切呼唤两性关系的平等。
 -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是写丈夫原谅妻子的失贞。蒋兴哥与王三巧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只因婚后蒋兴哥长期经商在外，在家独守空房的妻子王三巧耐不住寂寞，又禁不住诱骗，便与外地商人陈大郎私通而失贞，并把夫家祖传的珍珠衫给了奸夫陈大郎作临别纪念。
 - 后来奸夫陈大郎与原夫蒋兴哥在苏州萍水相逢，凑巧在一桌上喝酒，虽素不相识，却谈得投机。酒酣耳热，奸夫无意间露出了蒋家的珍珠衫，引起了兴哥的关注，陈大量一高兴就顺口说了他私通一个女子的风流事儿。

- 
- 蒋兴哥听后，“如针刺肚”，又气又恼，连夜收拾行李，次早回家后，万分痛苦地把妻子休了。不过，因过去夫妻感情甚好，事后蒋兴哥又有些自责，他责怪自己“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年少守寡，弄出这场丑来”。
 - 所以，后来妻子改嫁给吴知县作妾的时候，蒋兴哥还顾恋旧情，特别为王三巧陪嫁了十六箱金帛珠宝。后来陈大郎经商遭遇强盗，折了本钱而一病身亡，陈妻平氏又改嫁蒋兴哥，珍珠衫才物归原主。
 - 这时蒋兴哥还一直挂念着前妻王三巧，一次他把人命官司打到三巧后夫吴知县那里，与三巧相遇，两人抱头痛哭，吴知县问明原委，把三巧又还给了兴哥，兴哥顾恋旧情，也不嫌三巧二度失身。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58001141074006066>